

# 探寻人才培养的创新思路

## ——访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曹莉

本刊记者 刘珊之



曹莉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系主任、教授，人文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大学教育理论。

清华大学历来重视素质教育，1999年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是教育部首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十余年来，清华大学的素质教育融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和人文实践为一体，在大学理念、大学文化、人才培养和理论建树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同时也引发了对清华大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 文化素质教育：成绩与差距

记者：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推行15年了，它和清华的人才培养息息相关，您觉得这方面的主要成绩和效果在哪些方面？

曹莉：现实永远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也是人们不断前行的理由和动力。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但我想首先指出我们对现状并不满意。如果一定要讲成绩和效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第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理念被更多的教授和学生所认识和认同，很多人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造福千秋的工作，值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具体的工作和教学，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第二，学校从2002年开始规定了文化素质课程要达到13学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04年我从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素质教育工作，在胡显章、徐葆耕、李树勤等老师的带领下，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恢复举办清华大学人文讲座，二是2006年开始着手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规划和建设，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建设了由8大课组、近百门课程组成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基本框架，核心课程由此成为包括思想政治、体育、外语在内的通识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受到师生们的重视和欢迎。第三，始于1998年、重建于2005年的“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至今已举办了8个系列上百场讲座，并于2008年正式纳入课程管理体系，

成为清华大学全体本科生的必修环节。第四，有关大学文化的研究和课外素质拓展活动的开展很好地充实和活跃了素质教育的平台和内容。

记者：您说的现实跟预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预想本身有没有一些参照的标准和模式？

曹莉：由于我的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背景和比较多的留学和访学经历，我参考较多的是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通识教育经验，今年上半年我又专程赴韩国首尔大学考察东亚名牌大学的本科教育和通识教育，和复旦、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的同仁也有较多接触，在研究和考察中会有一些比较，每当看到其他学校的长处和进步，自然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工作 and 所在学校的差距。

美国的顶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往往在本科一二年级不分专业，而是集中先进行通识教育。国内的复旦大学借鉴了这样的模式，于2005年成立了复旦学院，对所有本科新生进行一年的通识教育，我很佩服复旦校领导的勇气和远见，应该说他们这样做是逆时下市场风潮而动的，但反过来他们一定是看到了“将来”这个更大更重要的市场，有心将复旦的学生培养成在国际政治、文化和科学舞台上更具竞争力的人。集中大一、大二时间在本科学院体制内进行通识教育可以避免专业教育过早进入而带来的本位干扰和单一扁平视野，更重要的是保证质量，防止通识课程成为



清华新人文讲座的课堂

一般营养课程。清华2002年就提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问题是，我们的通识教育平台至今还不够完善，要求也不太明确和严格，这一点在2007年全国本科评估中曾遭遇专家评估组的提醒。专业教育本位主义惯性强大，通识教育被挤压到不恰当的从属位置，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观念以及方法的扭曲。

近年来,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世界一流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状况及趋势,倍感通识教育在世界名牌大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清楚地看出清华的差距。在过去的10多年中,清华在这方面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但国内包括港台在内的很多名牌大学近年来一直在通识教育方面大幅度地发展和开拓,清华的不足乃至保守正逐渐以更加集中和更为具体的形态凸现出来,这个问题已经从最近经管学院和钱学森力学班等院系的调研以及他们下决心非改不可的动议和措施中折射出来。

认识上的差距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差距。最近有一个工科院系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同学们对于清华的非专业通识课程,课下基本上不花时间,不读书也不钻研,只是听听课长一点见识而已,与国际名牌大学的通识课程要求形成巨大反差。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现象,学校可以做的更

好。学生是需要指引和要求的,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要求或由于制度不到位而导致要求不到位,教学过程和结果必然要打折扣。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老师开始探索通识课程的高质量教学,如理学院的白峰杉教授、人文学院的王晓朝教授、李正风教授、美术学院的杭间教授等,他们不但仔细规划课堂教学,而且认真设计课下环节,使听课、阅读、思考、表达、动手等环节有机地组成一个个通向会通和创新大门的阶梯。2010年上半年,经管学院做出了先于其他院系专业的本科教育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识教育课程学分的大幅度提升和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的革新。其他院系如“清华学堂计划”钱学森力学班、新闻传播学院、人文学院都有类似的改革动议。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清华的本科教育及其通识教育模式,特别是所有相关课程的运行模式,组织机制、教学要求及其上课方法。

#### 国际交流：需要自觉的总结、借鉴和分享

记者：“中西会通”历来是清华的传统。学校这几年重视大学的国际化，您认为这可不可以说是这个传统的延伸？在国际交流方面，无论是引进师资还是师生的互换交流，清华可以说一直



走在前列。但是单凭交换频率和数量是否可以完全反映国际交流的成果？

曹莉：大学国际化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它可以被看作实现“中西会通”的一个手段和途径，但并不是中西会通本身。我们所说的会通更多的是指思想、学术、学识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深层次的会通。国际化的一些举措甚至数据当然很重要，因为形式是能够影响内容的。但是我们派出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国外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有哪些东西值得借鉴？需要及时地总结、交流，变成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派出人次很多，但主动、自觉和批判地总结与借鉴跟不上。我们需要有更加开放和主动学习的心态与胸怀，要学会选择和甄别，借鉴好的经验，剔除糟粕。并且，不要眼睛只盯着欧美等西方国家，也要注意了解亚洲邻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国家。

记者：但是即使在清华，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交流的机会，因此分享也很重要吧？

曹莉：对，分享非常重要。一两年前学校对新生状元有一个奖励措施，就是组织他们去国外顶尖的大学考察和感受。我看到有同学在报告中写自己观察到的美国大学教育的特色，特别提到通识教育、课程安排、美国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思维习惯给自己的印象和触动，写得很好。但是这样的一手资料是不是有常规渠道被广大新生所分享，是一个问题。其他交换生回来和我聊起自己的交换体会，谈的最多的是教学要求和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大学的课程一般会有很高的阅读和写作要求，教授会开出很长的书单，上课讲的内容不是一本书或一本教材，而是涉及好几本经典原著，课下不下功夫阅读根本没法跟上。他们一学期选修三四门课压力也会很大，但真正能学到东西。而我们很多同学一学期选十几门课，一方面疲于应付，一方面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有深度的学习。每年一到推研，都有学生反映本科阶段选课挺多，但只学到一些毛皮，要读研究生时不知所措，我想这主要是我们的课程安排和要求上出了问题。

因此，师生的出国总结报告应该广而分享，学校、院系的领导、责任教授、每一位教师，都应看一看、想一想、做一做，否则国外真正做得好的地方，我们总是不学或学不来，而是要把学生派到国外才能获得，反过来，也不太容易吸引

到好的外国留学生，如果哪一天有很多外国留学生一提到清华的教学就像我们的学生谈起剑桥、哈佛、海德堡那样赞不绝口，心驰神往，也有挂在嘴边的几门传奇性课程，几位传奇性教授，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不远了。总之，要让部分的交流带动整体的转变，才有望重现上个世纪老清华中西融会、人才辈出的盛况，取得好的效果。

### 通识教育对清华有特殊的意义

记者：相对于文科学科本身的建设，文化素质教育针对的范围更广，它又和通识教育有很多的交叉和重叠，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理念是怎样的呢？

曹莉：对，文化素质教育是针对全校的，它既不局限在某个院系专业，也不局限在某部分人群。可以说，文化素质教育目前的理念、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源于西方的通识教育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素质教育理念，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培养“人”，而不仅是培养“器”，这个人也非一般的人，而是能开风气之先，能引领大众、出类拔萃，对国家、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人。在这一点上，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且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这与老校长梅贻琦主张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理念是一致的，那么您觉得通识教育对于一个大学的意义在哪儿呢？

曹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美国的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甚至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较好的回答。清华工科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对清华来说，通识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通识教育要解决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文化修养的问题。现代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无疑需要高质量的专业教育来训练和培养，但像清华这样一所国内一流大学需要培养的绝不是一般水准的专家和工匠，而是一流的专家和杰出的人才，这样的培养要求和定位，只靠目前的专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通过高质量的通识教育，通过专业以外的“支援知识”和思维方法来支撑和拓展。“相关”和“不相关”的“支援知识”对杰出人才和创新人



才的培养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很多清华人所认识。比如一个录音笔的外形设计，它无疑需要设计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但它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审美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善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的意识和能力。不同的人由于他所受的训练和熏陶不同，设计出来的产品必然从外观到功能上都会很不一样。文理通识教育提供丰富的支援知识，有了它加上严格的专业训练，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在各行各业脱颖而出，并要较大的突破和创新。

其次，通识教育是价值观教育，它不仅要解决为学的问题，还要解决为人的问题。青年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远大的理想来支撑，通识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和启发他们从大处思考和解决问题，从大处发展和磨练自己。它培养学生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和作为合格公民的审美品味和为人常识。在西方，这方面的工作是通过学校、家庭、社区、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媒体等社会设施和机构来共同完成的。我们国家在此方面情况不太一样，有些方面还在发展过程中，大学似乎承担着更重的责任，因此国家在大学强调素质教育，也是希望这方面的工作能得到加强。通识教育，顾名思义，就是要为全体学生营造一个共同的精神王国和价值基础，这里的“共同”二字非常重要，它是打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代人和几代人精神共同体的关键要素。

第三，通识教育也是文化观教育。当我们面对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多元文化格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胸襟去理解、辨析、选择、传承、发展先进的优秀文化、丢弃落后粗俗的糟粕文化，也是通识教育志在解决的问题。

最后，通识教育是方法论教育，在专业知识之外，文理通识教育会激发和培养一个人的灵感和创造力，会引导学生自觉连接和会通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发现和促成新的知识生长点，从而引发和营造创新和突破的契机与条件。总之，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多维立体的眼光和综合的创造力，这样的人才培养出来是不一样的，这应该成为清华大学的目标。

**记者：**这样的理念，有很高的教育目标，推行起来，是不是会有困难？

**曹莉：**困难在所难免。最大的阻力来自人

们的认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很功利甚至于是势利的。素质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才会看出成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明白百年树人的道理和规律，千万不可只顾眼前而看不到将来。其次是体制和机制上的结构障碍，包括学科专业起点不一等结构性或惯性障碍，使得创新与变革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心。再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管理队伍和和教师队伍水平，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有理想和责任心，更懂教育，视野远大，学识丰富，同时又有较大行动能力的人来共同努力。

**记者：**对以后清华通识教育的方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曹莉：**这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通识教育的平台和实施机构及机制均不完善，教学要求和方法亟待提高和改进。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学校的重视，在体制、机制、政策上给我们一些支持。

在近期，有两个方面的调整需求很迫切：课程的整合和队伍的整合。前者是指所有本科通识课程的综合规划和整理，后者包括行政管理和课堂教学这两支队伍的调整和充实。学校层面需要对清华本科培养的总体目标和定位有一个更明确的思路，对各专业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内容和平台有更加明确的发展纲要和运行步骤。在通识教育领域，在支持部份院系进行试点的同时，要有更具指导性的整体要求和整合计划，并在课程设置、教学资源 and 师资配备等方面拿出配套政策与措施。

从通识课程来说，素质课、通识课绝不是一个单纯开开眼界、扩大知识面问题，这个要求对清华来说未免太低。需要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中重新思考通识教育的至关重要性，在课程设置上走核心化和精致化的道路，更加突出中西、古今和文理的会通取向，制定更深入和更高要求的教学标准和评估标准。从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宗旨看，我同意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意见，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个打基础和开眼界的问题，通识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急切地寻找培养不出更多杰出人才的原因，殊不知优质的通识教育也许会成为突破清华人才培养瓶颈的入口，通识教育搞好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的日子可能就不远了。■